

百花青年小文库

女兵自传 (节选)

谢冰莹

5.5

女兵自传（节选）

谢冰莹著 熊融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宝坻县富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5 3/8 插页2 字数80,0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300

书号：10151·819

定价：0.85元

编辑例言

为了满足和适应广大青年读者的需要，我们编辑出版这套“百花青年小文库”。

百花青年小文库，将编选出版古今中外各个时期主要作家的优秀作品，有的也选其近期佳作。

百花青年小文库，以“小”为特色，选入的作品以短篇小说、散文为主，兼顾诗歌和文学性强的短剧本。

百花青年小文库，分中国古代、现代、当代和外国文学四部分，每一部分编若干辑，十册一辑，分辑出版。

百花青年小文库，所编各册，或作家自选，或由译者、研究者代选，并撰有小记，简要介绍作家和作品，同时对作品也作些必要的注释，以帮助理解作品。有些作品在收入本辑时，

亦经作家、译者，编选者作了重新修订。

现代文学部分特约编委为姜德明同志。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目 录

小引	熊融	1
第一章 幼年时代		
祖母告诉我的故事		4
痛苦的第一声		8
第二章 小学时代		
近视眼先生		13
未成功的自杀		20
第三章 中学时代		
情书贴在布告处		25
初恋		29

第四章	从军时代	
	入伍	35
	夜间行军	43
第五章	家庭监狱	
	朝南岳	50
	第三次逃奔	59
第六章	飘流	
	小学教员	67
第七章	来到上海	
	第四次逃奔	76

	来到了上海	94
第八章	穷困的大学生活	
	亭子间的悲剧	98
	饥饿	107
第九章	在痛苦中挣扎	
	惨苦生涯一断片	113
第十章	南归	
	青枫峡里忆当年	121
	母亲的心	
第十一章	东渡	

	不自由的泪	128
第十二章	在动荡中	
	跛子校长	131
第十三章	海滨故人	
	粉笔生涯	143
第十四章	再渡扶桑	
	奥多摩的红叶	148
第十五章	母亲的死	
	母亲的死	152
第十六章	在烽火中	
	出发	169

小 引

《女兵自传》，原名《一个女兵的自传》，是旅美女作家谢冰莹的代表作。谢冰莹名鸣冈，字凤宝，又名谢彬，笔名冰莹、芷英等。原籍湖南省新化县大同镇，一九〇六年生。

《女兵自传》，是谢冰莹继她的成名作《从军日记》以后的第二部自传体著作。《从军日记》写于一九二六年，那正是作者从军北伐时期。这部由一个女性写的不寻常的作品，发表以后，曾引起当时读书界的热烈反应。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中国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女作家，但是像《从军日记》作者这样以粗犷、直率的风格，写一个女性在战争中的形象，诚属罕见，因此赢得了广泛的注意。当时的作家林语堂、孙伏园都为它写序，随着并译成英法文，法国的革命文豪

罗曼罗兰读后特意给作者寄来了鼓励的信。《从军日记》全文约五、六万字，它只是一些片断的记录，看来作者还蕴藏着更多的可以运用的素材，在朋友们的敦促和鼓励下，作者终于决定续写一部性质相近的长篇传记，结果就是这部《女兵自传》的诞生。不过它的上、中两卷都是在间断的情况下完成的。上卷的片断曾刊于《宇宙风》、《人间世》，最后于一九三六年三月才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中卷开始动笔已是八年抗战以后，经过这么漫长时期的创作酝酿，细心的读者将会觉察到中卷在文字、风格上的微小的变化。中卷最早曾用《女兵十年》的书名，由上海北新书局、北平红蓝出版社分别出版。

这部长篇自传，作者为我们刻划了一个在旧中国成长的女性的形象。它引人注目的不是什么抒情的美，而是作者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一次又一次地从封建重围中突出。它的描述使我们看到一个受着双重压迫的女性的挣扎和搏斗。如果不具有超乎寻常的勇气和毅力，就会被各种各样的恶势力所吞没。由此反映了旧中国的一个侧面。正由于如此，在当时众多的优秀的女性文学中，读者和批评家对这部艺术上并不耀眼的作品感到兴趣。作者说：“我为人处世只有三个字：‘直’、

“真”、“诚”，写文章也是如此。”作者虽然写了她的挣扎，她的追求，却没有被汇集到革命的文学潮流中去，这或许是她的局限性，但从历史地看，这部作品，在新文学史中，应当占有它的一席之地。

这部《女兵自传》是节选本，从全书共十六章，三十六万字中选取约八万字，仍按原书章节排序。

熊 融

一九八四年十月底于上海

第一章 幼年时代

祖母告诉我的故事

新秋的气候，似乎比夏天还炎热，晚间虽有微微风从破纸窗里吹来，但被抱在祖母怀中的凤宝宝（我的乳名）满身都是汗，白天被母亲用棍条打过的皮肤上，现着一条条的血痕，在银白色的月光底下照出她的脸是惨白的，忧郁的。

忽然间，我由抽噎而放声大哭了。

“小乖，我的宝贝，你再不要哭了，哭醒了母亲，她又会来打你的。”

祖母说着恐吓的话，轻轻地拍着宝宝入睡。

“我……我不怕打，她为什么不打死我呢？”

我的话说得很大，好像故意要使母亲知道似的，然而睡在隔壁的母亲，终于忍着气没有做

声。

“宝宝，你以后不要淘气了，你娘为你不知受过多少苦。记一记吧，你把铜钱吞在喉管，不能吐出，又不能咽下，整整的一天，你像断了气的孩子眼睛翻白，口沫滚流，你母亲急得爬过了二十里的高山去请水师^①，她在别人面前像疯了似的磕着头说：‘只要有人救出我的孩子，他要我的命，都可牺牲。’后来铜钱吞下肚里了，她又怕铜吸出了血，于你的生命有妨碍，又特地着人到宝庆去买了几十斤茨菇来给你吃，而且每次检查你的大便，看铜钱有否出来。又有一次你为了去弄屋梁上的燕子窝，从楼上掉下来，脸摔破了，气也断了，全身冰冷，完全失掉了知觉，你母亲急得眼泪双流，赶快一面请水师，一面跪在菩萨面前求灵水：‘神啊，我的凤宝宝如果有灾难，就降给我吧，一切我来替代她，只要保佑她康健，活泼，以我的生命去换取她一切的灾难吧！’这几件事，你总还记得吧？”

我停止了哭，静静地听着祖母说着关于我的故事。

“唉！我的心肝！”祖母长叹了一口气，又继

^① 即医生。

续着说：“你的确太淘气了，不知是什么变的。你娘自从怀了你的第一个月起，无论吃了什么东西，都要呕吐，即使喝一口水，吃一颗豆子也要吐出来。每天头昏腹痛，到了最后的两三个月，她几乎苦痛得要想自杀，但一想到还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要她抚养时，又只得转了生的念头。

“这是她的生死关头，你要出世了！她就叫着肚子痛，不能起床，不要说吃饭，就连水也不能进口，在床上痛得打了两天滚。你的头忽然从子宫口出现了，我以为孩子立刻就会下来，怀着满腔的希望，眼睁睁地等着接生，谁知候了一天一夜，长满了黑发的头还在原地方。你娘的精神，早已不能支持了，你父亲又不在家，我一个人守着她，一步也不敢离开，更没有什么办法可想，后来好容易托六祖母请了接生婆来。唉！提起接生婆真气死人，以前你娘生了四个孩子，都没有请过接生婆，而且每次至多不过半个时辰（一小时）就下来了，谁知道这次生你经过三天三晚还是生不下，接生婆来看了只是摇头：‘没有希望了，你们还是早点预备后事吧。’这样的话，她居然也说出来了，六祖母坚决要接生婆将孩子弄出来，她说：‘无论如何要救出大人，牺牲小孩是毫无关系的。’我那时急得全无主张

了，倒是你母亲还清醒，她凄咽地对我说：‘妈，你赶快替我在南岳圣帝面前许炬香吧！如果生的是个男孩，他满了十六岁就去还香；要是个女孩，她二十岁时，我亲自带她去还。’于是我听了她的话，就跪在南岳圣帝面前许了‘血盆香’^①，果然快到天亮的时候，哇的一声，你就落地了。你的声音特别洪大，满院子的人几乎都给你惊醒了！你的眼睛像两盏灯一样亮晶晶。眼珠转动得特别快，一双小拳头和两条腿动个不停，六祖母叹息着说：‘可惜是千金，要是个男孩，一定会做大官的，你看这一对活溜溜的眼睛。’你母亲很不高兴地回答她：‘儿子和女儿，都是一样的。’由此，你可知道你的母亲，虽为你吃了不少苦，可是仍然疼爱你的，宝宝，以后再不要使她难过了，你要体贴你娘的辛苦和慈爱呀！”

六岁的我，静静地听着，祖母生怕我睡着了，其实我很清楚，脑筋里一面演映着母亲难产时的惨状，一面深深地刻着白天母亲第一次拼命鞭打我的情形。更有趣的，我怀疑刚才祖母叙述六祖母的话，也许就是她自己说的，不过为了祖母太爱我，也就不和她算账了。

① 我乡的迷信，凡是孩子难产的要在衡山的南岳圣帝面前许“血盆香”，还香时需著红衣红裤，头上缠红巾。

——哼！母亲既是爱我的，为什么要重重地打我呢？孩子不是人吗？她没有自己的主意吗？大人的每一句话，她都要服从的吗？

这几句话老是在我的脑海中萦绕着。是的，我是个淘气的孩子，我使母亲常常生气，母亲可以支配很多人，甚至可以支配整个谢铎山（我的故乡）底男男女女，老老幼幼，但是驾驭不了我——淘气的小怪物。这是母亲最不高兴的一件事。有时她气愤到了极点，就恨恨地对父亲说：

“你带她永远离开我吧，这孩子不像我生的。”或者说：“早点嫁了她吧，免得麻烦。”

可怜的风宝在三岁的那年，就许配给一位父亲的朋友底儿子去了，躺在慈母怀里的小生命，谁会料到她一生的命运，已经安排好了呢。

痛苦的第一声

妈妈从外面听来了些关于我的闲言，说我这大年纪还不裹足，将来婆家一定不肯要的。而且八岁的姑娘，常常和男孩子在一块做泥菩萨，抛石子，当司令^①，也太不成体统了。她们说，古时的规矩，男女四岁不同席，我母亲是读了书的

^① 我那时把村里的小孩编成一队兵，天天持着棍子操着一二三四，我自称司令。

女子，为什么连这一点规矩都不懂呀？

说良心话，母亲是很爱我的，她觉得自己小脚太短了，走起路来很不方便；姐姐的小脚是她亲自替她裹的。像红辣椒一样，在她看来虽然美丽，可是走两步，便要扶墙摸壁，未免有点近于残疾，因此她决定迟一点替我裹足，免得像姐姐一样把骨头弄断了。可是她又想着，如果这时还不开始裹，骨头一天天发育起来，就难以希望裹成小脚了。这是我故乡的风气，脚大的女孩，不但没有人娶，而且无论谁看见了都要骂一声：

“你娘死了吗？蒲扇大的脚，真丑死人！”

当妈妈要我做一双小尖头红鞋挂在观世音菩萨的香炉上时，我不懂得是怎么回事。

“宝宝（我长到十几岁了，妈妈还是这样叫我的），今天要替你裹足了，你来拜观世音菩萨吧，神会保佑你裹得很小的，像神的一样。”

妈妈手里点着香，烧着纸锭，只等我去下跪了。

“妈，我不裹足的。”

我站得远远地望着她不敢走拢去，两颗豆大的泪珠，突然掉了下来，我的心开始尝到害怕和苦痛的滋味了。

“快来，快来，菩萨保佑你！”